

也说年味

闫士江

什么是年味？

年味是香甜的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岁月。那年代虽然饿不着了，但好吃的所谓美味十分匮乏。鸡鱼肉，乡下人平日里很难吃到。就是自家鸡下的蛋，也多是用来换盐、油等生活用品了，只有孩子生日时，才得吃上一两枚。肉是生产队自养的猪，吃糠麸野菜，历时一年才长大的，过年杀了，给社员分肉。那和着葱香的猪肉饺子香味，能飘进好几家人的鼻腔里，惹得人直咽口水。鱼是野生的，鸡也是半野生的，抓挠大半年的大公鸡，大腿和鸡胗最好吃，筋道弹牙。

再说水果。中原农家，过年时只能吃到红枣、柿饼和少量苹果，甜如蜜糖，且有浓郁的香味。有一种青苹果，香味特殊，至今忆起仍教人口舌生津。枣、柿大多是自家产的，苹果则是北方多产，有的是从朝鲜进口的。

那时的畜禽蔬果，生长期长，无激素，不催熟，没有反季节生产，人，更没有天天吃厌的“味觉疲劳”。

所以，小时候的年味醇厚绵长，至老不能忘怀。

年味也是有声有色的。那声自然是炮仗和小枪发出的。噼啪炸响，很是爽气。进入腊月，有钱人家的孩子就零星放炮了，或日夜不休地赶制能打响的小手枪。男孩子总是向往与武力有关的东西，女孩子多是喜花的，花衣服，花头饰。隆冬没有鲜花，红红绿绿的蜡花、花格子的衣裤也能教她们高兴些日子。红纸黑字的春联，没有买

处，多是自写。那时的小学生写毛笔字，是一项作业。讲究的人家请老师写对联，也有很多人家让自家孩子涂鸦，虽不很工整，却也能将那孩子的自信和自豪充分激发出来。

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于声，可谓是百啭千声，于色，姹紫嫣红，却总感觉这声色不比那时代的纯净、自然。

年味，对于孩子，还是寒假无拘无束地玩耍。放了寒假，孩子们的日常就基本上跟学习无关了。放炮打枪，自不必说，男孩还多会玩打梭、发兵打营、“斗鸡”、滚铁环、抽陀螺等游戏。打梭，是一种能锻炼手眼协调的游戏，用一根一尺多长、鸡蛋粗细的木棍，敲击一枚梭形短棍，敲起，再横击，连击且至远者为胜。发兵打营、“斗鸡”，能提高人的指挥、协调、声东击西、以退为进等“军事能力”。

陀螺也好玩，最好在冰面上。小时候冬天确实比现在冷，零下十几摄氏度，河塘都结了近十公分厚的冰，在上面抽陀螺，爽！

看看现在的孩子，电视都不愿看了，人手一部手机。草草地完成了作业，就一头扎进网络游戏里，伤眼，伤身。我看，最后结果还要伤心。你要是给他们讲过去的“土”游戏，或问他们这假期里过得有没有“年味”，往往一脸茫然。

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。我们不苛求找回那久违的“老”年味，而应该开发创新“新”年味，推陈出新。怎样推陈出新呢？大家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吧。③22

小时
候的年味
醇厚绵长，
至老不能
忘怀。

告别
过去，是
为了更好
地开始，
也是为了
遇到更好
的自己。

两棵
树，一棵
香，一棵
甜。后来这
两棵树都
被砍掉了，
但记忆中
的香和甜
一直留存
至今！



含苞待放 朱虹 摄

夜游黄浦江

任宏

鼠年染疫患，家国遭涂炭。三冬锁户牖，四季封家园。
壬寅阴云散，遥听故友唤。朝发颍河地，暮宿浦江畔。
把酒江渚上，微醺上游船。繁华入梦境，痴若临江仙。
明珠映江水，金茂入云端。环球探苍穹，南浦嵌项链。
海风洗风尘，清月静入禅。百川复归海，万物润心田。
寒来暑又往，人去复又返。天地本有道，得失亦自然。③22

那是我第一次怀旧

何亦桐

收藏夹里数不完的照片、纸匣子里密密麻麻的卡片、书架上堆摞起来的日记本……我知道，这是一个怀旧的人在一次又一次地和过去告别。因为怀旧，所以把每份记忆都看得弥足珍贵；因为珍藏，才让我的童年和青春都有迹可循。但也总有一次突然的失去，让我对怀旧有了新的认识。

那是普通的一天，从学校出来后我兴致勃勃地坐上了妈妈的车，难以抑制内心回家的迫切心情。可是妈妈突然告诉我，旧房子卖掉了。我愣了一下，竟没有缓过神。我知道这个事情已计划了很久，可当它真正被完成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难以接受。当晚，我们一家人回到了那个生活了十多年的小区，进入我曾心心念念的家。

相较于之前的热闹非凡，如今的房间显得空旷而冷清。我和弟弟提议，再在这里住上最后一晚，妈妈欣然同意。躺在床上，熟悉的月光又一次透过窗户照进来，我却久久无法入睡。风轻轻吹过，窗外芭蕉树随风摇曳，我闭上眼，回忆一幕幕涌上心头。

小时候的我，穿着碎花裙子，在暑假的某一天下午，跟着妈妈和广场舞队伍在小区外面玩闹到很晚，和小伙伴们一遍遍沿着栏杆走独木桥，就算栽进了草丛也要从头再来。在某个烈日炎炎的午后，和小伙伴们蹲在树荫下吃了几块雪糕。天气稍凉些，一群人组成小队，玩起了过家家。我们拿树叶当钱，将某个活动器材当作银行柜台，一遍遍地重复着那些玩了多少遍仍乐趣不减的游戏。长大一些后，我也会在某

天突发奇想，约上一个要好的朋友，来一个没有目的地的晨跑。那时的风很轻柔，让人从头到脚充满了快乐；那时人声鼎沸，烟火气息弥漫，没有新冠疫情，我也不知道滋味。

初三，住校了，一周回家一次。每到季节更替的时候，小区门口那棵大树都会先人一步显现出它应有的变化。步入盛夏，它绿得茂盛，绿得喜人，迎接每一个顶着烈日回家的人。深秋已过，它的落叶已随秋雨离去，同小区内其他树一样，留下了光秃秃的枝干。它是真的秃，是真的一片叶子都不剩。

我恍然睁开眼，看向窗外，心中除了感慨，还多了几分不舍。这是一个小县城里最有年代感的小区，普普通通的三室一厅，简单布设的家具，不舍什么呢？当然是那一去不复返的十多年岁月，是在那段懵懂岁月中曾陪伴在我的身边给予我温暖的每一张面孔，是永远都无法再来一遍的放肆大笑……真正的离别，没有长亭古道，也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而是在普通的一天，那些记忆就已经留在昨天了。

回忆是一首催眠曲，岁月在睡梦中流逝。我的指缝并不宽，却未抓住那纤细的时光。睡醒，太阳已攀爬上山，我望着天边那抹鲜丽的红，心被明晃晃的回忆再次席卷。回首来路，发现竟也遍地芬芳，那些曾经觉得无法逾越的鸿沟，也在那一刻让我明白了它们存在的意义。告别过去，是为了更好地开始，也是为了遇到更好的自己。③22

两棵树

李科技

先前，在我的老家有两棵老树。一棵是香椿树，一棵是柿子树。

香椿树在临近大门的位置，柿子树则长在院子外的西边。打我记事起，这两棵树就已经长得相当高大粗壮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在农村能长到那个样子的香椿树和柿子树确实少见。

香椿树的树干如大碗口一般粗。树皮翘着、裂着，用手稍用劲儿便可以抠下一层打卷儿的树皮，树皮之上能看到呈透明状的胶状分泌物。好似一位老人，处处显露着它的老态龙钟。我的爷爷、奶奶会把香椿树皮收集起来，闻起来有种特殊的香辛味，时常有乡邻来寻，具体用它做什么我也没有印象了。

清明前后，持续一个多月，香椿树奉献着乡土之味。在物质并不丰足的年代，香椿叶是一道馋人的美食，就着馒头吃，比肉都香。从树上摘下来的香椿叶，经常分享给乡里乡亲。也有自己上门来要的，“我摘几枝你家的香椿啊”，就这样，村子里的大部分人都吃过我家这棵香椿，品尝过这特殊的美味。

柿子树和香椿树一样，我只觉得它很老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栽上的，在我

小时候，它就很粗、很高、很大了。就像一个神秘人，不知道他从何处而来，只是默默立在一角，终于有一天又消失远去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柿子树到了开花结果的季节，展示着势不可挡的强大生命力。枝干憋着劲儿向天空伸展。叶子厚厚的、绿绿的、亮亮的，仿佛要流下一层油。柿子由青到绿再到金黄，这时候煞是喜人，从老远处就能看到这一树的丰收果实。懵懂的心中会闪过某种骄傲，因为这是我家的柿子树啊！

柿子树太高了，摘柿子需要费些工夫。为此，我家制作了一个专门摘柿子的工具：在一根长且直的木棍顶端做一个以粗铁丝圆环撑起口径的兜子。铁环形状就像孙悟空头上所戴的金箍。摘柿子时把“金箍”的打弯处放到柿子上的小枝杈位置，稍一转动或拉动，柿子随之与树杈分离，精准地掉进网兜。那时候，我感觉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，在劳动中出现的发明。剥开一个柿子，咬上一口，从舌尖甜到心底。

两棵树，一棵香，一棵甜。后来这两棵树都被砍掉了，但记忆中的香和甜一直留存至今！今天，我又想起了这两棵树。③22